

键下生花

经营未来的游戏

■李侠

天快亮的时候,终于把一篇文献看完。感觉这兄弟挺能整的,一篇文章搞了27页(最近看的另外两篇也都是30~40页长度,老外其实也挺能扯的),连续三天,今夜终于读完,代价就是两腿早已凉透。之所以如此费劲去做这个事,其实,除了专业需要外,还有一点好奇:这是一个与我同龄的老外,现在这哥们儿也是当今世界哲学界的名人,内心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。结论:与我们一样。

往常这个时候,窗外的鸟儿该开始练习晨曲了,可惜今天没有,也许是外面下雨的缘故吧。没有了熟悉的鸟叫,竟然感觉有些失落,索性吸一支烟,暖融融的。寂寥中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:希望是一种替代品。我们用它掩盖了内心对于当下遭遇境况的严重挫败感和失望。这种掩盖很体面,在失落之余还能保有一点尊严。换言之,当我们把希望作为一种信仰的时候,我们在内心超越了当下的卑微。

其实,这个年代很难混。不论你怎样努力,你都会遭遇一种源自内心的羞愧感。羞愧于与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当你刚刚把中国话说利索了,街上已经流行说洋文了;当你吭哧瘪肚、胆战心惊地说两句洋文的时候,人家已经绿卡了,让你时刻感觉自己无地自容;当你刚刚把中文写流利了,人家流行写外文了……总之时尚所要求的都是你不具备的,而你具备的都是不值钱的。我曾私下里开玩笑说:李白、苏东坡这些哥们儿还算幸运,如果放到今天,让这哥俩用英文写一个唐诗、宋词试试,玩死他们。多亏他们没有遇着这等羞愧的事情,好歹他们还为我们留下点什么,否则吹嘘五千年文明就有些意淫的感觉了。

明白这个道理以后,所要做的是坚持自己,不为时尚所动。那些所谓的羞愧都是人为制造的,当你不再把它当回事,你会轻松许多。(马戏团里的老虎、狮子等都会很多功夫,如骑自行车、鼓掌等,但它们已经不再是森林里原始的老虎,当下的人不也如此吗?)历史能够记下的都是那些被遮蔽的存在。问题是这种选择会被时代疏远,怎样面对它,这是一个回报的问题:即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。选择权在你手里。

最后说一点:对未来的信仰问题。未来是一种逃避当下的心理安慰,它是启蒙以降的进步观念带来的产物。没有什么不好的,在没有什么可信的年代,信仰未来总比虚无要好。其实,在未来的逻辑构造中,暗含了人的力量。换言之,未来与你的努力与否有关,这样的话未来就是一种事业,一种可以建构的事业。我常对学生们说:要经营自己的未来。就是这个道理!在未来的逻辑构架中,希望是用来指导行动的。希望就是一系列模糊的目标,这些目标不是用来实现的,而是用来指引方向的。高明的魔法师都是贩卖希望的,品种繁多,而且物美价廉,你可以不买名牌手牌,但不能不买希望。在购买之前,你需要学会一种本领:识别各种希望,然后发现哪一款更适合于你。

(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u/老李)

跟帖

[2]杨秀海

年纪越大对理想的坚持越难。
博主回复:的确年龄越大坚持越难,因为坚持理想的本钱在弱化。

[1]吴飞鹏

俺是每十年往下跳一次,每次跳下去都觉得舒坦,只是离开年幼时和年轻时理想越来越远。

博主回复:呵呵,俺也开始跳了,而且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开始往下跳了,希望有所反弹,所以未来岁月里我的目标就是学习立功,哈哈。

网罗天下

前些天在华盛顿特区(DC)评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NIH)的R01基金申请项目。在此记录一下一些观察和感受。

NIH有很多种类的资助项目,其中R01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类的学者关注程度非常高的一类项目,尤其对于美国高校的“青椒”(指青年教师——编者注),有时候可以说是“性命攸关”。在很多学校,一个助理教授拿下一个R01项目就能顺利解决升职和终身教职(Promotion and Tenure),由于竞争激烈,现在的R01往往变得难以企及。一个R01项目的资助体量大致是5年100万到150万美元左右。我想强调一句的是这些经费都是给申请人的,主要用于申请人、博士后和研究生的工资(人员费用往往占大头)以及其他科研花费,而学校在该项目经费中的提成由NIH另行给付(按合同规定大约占科研经费总额的40%~60%不等)。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项目对于学校和个人都很实惠,而R01项目在个人和机构科研评价中权重很高,所以即便是拿到了Tenure的终身正副教授也对他趋之若鹜,事实上大约有半数左右的R01申请者都是正教授。

说到这里比较一下咱们国内的经济体系。跟美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上有本质区别的是,我们所有的国家和地方的科研项目,虽然资助总额逐年增加,就是不考虑拿出足够的份额来支持实验人员(如研究生、博士后等),换句俗话说“人头费”要占总也不够,要么就规定不能发给学生做补助。此外,申请人所在的学院和学校还要另行抽头,从到账经费中征收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各种管理费。很多时候项目还没开始,财务上就已经提



火地岛上盛开的羽扇豆

段照攝

科普吧

在那鲁冰花盛开的地方

■段煦

在没来到火地岛之前,我从来没感觉到,羽扇豆儿这“小丫头片子”,居然能有这么美丽出众!以前,我总是拿她当个穿绣花小袄儿的“村姑儿”,偶尔在花丛间瞥见,也只是微微一笑,不过是穿红袄绿裤子的“小柴禾妞子”罢了,怯怯的,教人笑也不是,怜惜也不是。

但,走到这南美洲的尖角儿上——号称“天尽头”的地方,一下飞机,猛然在车窗外瞥见这“小丫头片子”,呀!居然变成了高挑儿俏丽的傲霜美女,吓了一跳。

别看这妞儿是种草花儿,但要求的条件可不低,她只愿意在湿润凉爽的环境里呆着。火地岛,东临大西洋,西接太平洋,终年享受从两个大洋里刮过来的水汽,年平均降水在2000毫米以上,可谓润泽吧?这岛,地处科迪勒拉山系的末端,地势高峻加高纬,可谓清凉吧?有了这两

视点

大学校长需要更多理性

■刘庆生

近年从媒体上经常看到一些大学校长的种种“精彩表现”,有的唱唱卡拉OK,更多的是利用开学和毕业典礼的机会跟学生说点饱含深情话,似乎每年在这两个场合才想起和学生亲近一下。有的校长表这些似是而非观点,如给“学术自由”附加某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条件,声称我国教育总体是成功的,什么“论语”和“英语”都重要等。还有就是刚刚火了的中南大学的“讲师6年不上课,专心做研究;只要有项目就可以带研究生”的举措让人琢磨不透。迄今为止,只有湖南大学校长上任伊始,做出了“挺实在”的举措,声称在任内不带研究生,不做具体科研项目,全心全意做管理。这种表态至少向世人昭告,他要下决心服务于学校,服务于学生。不管最后结果如何(况且学校的管理也不完全取决于校长),这种态度就足以让我们刮目相看。

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,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多高见,尤其是一些在欧美留学和工作的华人,大力推介西方大学的现代管理理念。然而对此我不敢苟同,这倒不是说西方大学办

理念不好,而是在我国当下现代高等教育大可不必动辄学西方、学欧美。因为,一则我们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与之差异太大,勉强学来(尤其照搬)一定“水土不服”。二则在我们国家自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(百年左右),产生了多个足以让西方大学学习的校长楷模。他们的大学管理思想和理念丝毫不逊色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名校长。这些校长楷模管理大学的精髓和理念:即教授治校、学术自由、民主管理,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校长的办学思想如出一辙,而且培养出一些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学本科生。这些校长楷模提出过许多至理名言,且传诵至今。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誉为中国大学校长楷模之一,他的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;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;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“教育一事,非独使生读书习字而已,尤要造就完全人格,德智体不可偏废”;极有风骨的马寅初校长概括的“北大精神”:人格独立、思想自由、崇尚真理、求真务实。难道这些校长楷模的高等教育

理念与先进的西方大学相比落后吗?实际上我们这些校长楷模多数也是从欧美名校留学归来,他们的治学理念用时髦话说“西学中用,与国际接轨”。而我们现今的一些大学校长也曾留学欧美名校,但在治校方面一代并不比一代强啊。

谈到我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,我们(包括我自己)总是归于体制之乏力。然而认真和理性地思考一下,这种认识也不完全合理。难道上述那些校长楷模们的治学理念与现行体制冲突吗?在高校冲突呢?依我看要说冲突,首先是和现在浮躁的社会、功利的社会冲突。在现行体制框架内,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应当以前辈校长楷模为榜样,以自己大学为基地,践行前辈校长行之有效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念。实际上,据我长期在高校当老师的体会,除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从上世纪的“高教60条”,到当下国家教育部门赋予了高校很多办学自主权。尽管目前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是“教授治学”(教授只管教学和科研),但并不妨碍具体大学管理者们实施“教授治校”,让教授们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,媒体报道有

给挂成的一对好搭档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共生,可固定空气中的氮气,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。即使植物体死亡,氮肥也会继续固定在土壤里。茶叶的生产,需要消耗大量的氮肥,因此,在茶园里种植羽扇豆儿,羽扇豆儿年年长,氮肥也就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了茶树,是不是高明得很呀?

羽扇豆儿,也就是鲁冰花,与茶,在一起,生,开作烂漫,伴你左右;死,化为埃尘,助你发生。如今在脑海里,我隐约听到一个旋律……

(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u/博物)

跟帖

[30]Juicy

《鲁冰花》是台湾作家钟肇政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,鲁冰花是客家话“路边花”的谐音。
博主回复:谢谢您提供的民俗学信息,是客家话,很多童书中说是闽南话的。

[23]陈丽香

我家有大片的茶园,可以叫我爸也种些鲁冰花了。学习了。
博主回复:只要清凉、湿润就好,很好种,很好活,买些种子埋上,也不用施什么肥,就可以等着看花了。

[15]杨月琴

像假花,呵呵。
博主回复:奇石也好,花儿也好,自然的看起来像人造的,就离珍品不远了。

[10]余昕

喜欢羽扇豆儿这个名字,透着灵秀可亲。
博主回复:是啊,所以我这文中主要用它的学名——羽扇豆,挺美的,我也喜欢。

[9]黄智勇

不过,也可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,因为叫Lupine,所以我有点怀疑路边→鲁冰的进化。
博主回复:这个可能性是有的,因为学名Lupinus polyphyllus和英名Lupine,都和这个音差不多。但目前看到的童书上一一般都认为“鲁冰”是闽南话“路边”雅化而来,我也不知道闽南语的“路边”怎么说;也没准儿,“路边”这个词就是Lupinus或Lupine翻译过来的,但Lupine是不是更像“鲁冰”?俗名的问题就是这样,和读音、讹语、口音、地域文化有太多复杂关系,如果有时间,探讨起来,很有意思,谢谢啊。

[8]张珑

好看,国内似乎也有一些地方在种植吧。
博主回复:几乎各大城市均有种植,只是大多城市没人家那儿能长得这么好,说实在的,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羽扇豆的花序长这么高。

的大学不是在尝试吗?

我们可以梳理一下,在实施现代大学三大任务(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)时,我们的大学校长只要想做,只要他少受一些社会浮躁的影响,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作为一个理性的大学校长,虚心向前辈校长楷模学习,从你自己的大学开始,创建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大学环境,从有利于培养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学生的若干具体事情做起。例如建立校内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;建立公正、公平和自由竞争机制;建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机制,例如规范教师与学生交流机制和措施。让教师深刻理解他们服务于学生的工作绝不仅限于课堂教学,而必须充分重视课堂外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服务。哈佛大学校长说: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课堂外收获应该大于课堂内,我想是有道理的。

这篇博文涉及一个重大的高等教育问题,限于篇幅和我的学识水平有限,不对之处,请批评指正。

(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u/lqs321)

NIH 基金评审杂想

■贾伟

简要介绍项目并陈述给分理由,另外几个补充陈述;第二个层面由所有参会人员讨论,每人都有资格发表意见,完毕后主持人请该项目评审人重新打分,如5名评审人各打了2、3、4、5和6的分数,则这个分数范围(2~6分)就是新一轮集体打分的范围,大家统一在这个范围内按自己的判断打分。当然任何人都有权给出2~6分以外的分数,但必须当场举手申请并陈述自己的理由。

看到这里我们很快就能悟出这个评分制度的核心机制是追求共识、降低歧议。第一轮分数上网后,几个评审人内部互相参阅,譬如你在初审项目时先给了2分而忽视了一些问题,但你看别到评审意见时受到启发,在会审时报分数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原定分数,如报3分或4分。同理在经过评审人的讨论以及大家讨论后再次改变分数,目的是将最终的评分范围定得更“窄”,更准确些。

尽管会议竭力鼓励各评审人通过 compromise“求同”,但“存异”的现象还是很普遍。很多项目的评审人各持己见,会议上有好几次评审人最终给出1~8分的范围,多次引起哄堂大笑,集体打分时大家也只好在此基础上做“大范围的扯动”,好在由我参与评审的项目中几个评审人分

数在初审背对背时就比较一致,从而一派和谐。

我观察了一下,会议上少数族裔的教授似乎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分数,但这个倾向不算特别明显;另一个现象是女性教授比男教授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分数,而这个差异肯定具有统计学意义!通常争辩进入“白热化”的多半是一位女教授以一己之见“单挑”其他几位评审人。不过让我小心地在此加一个说明,这仅是一次会议的观察,不一定具有普适性。

感想1:评审会议的公平性。会议主席和在场的几位NIH官员都各司其职,绝不“越雷池一步”,做(对某一个项目)具有引导性的发言。而参会的评审人员在平等、独立的氛围下自由发表意见,没有什么院士、校长、院长类的学术官员和权威的影响,这明显有别于我过去在国内参加评审会的经验。

感想2:评审会讨论的学术深度和严谨性与国内同类会议不可同日而语。

感想3:严格的同行评审和回避制度。科学网前些天也有篇博文(美国科学基金会有些优秀值得借鉴)说到这一点。我在去年两次收到邀请参加NIH项目评审,无奈都有 conflict of interest(存在利益冲突需要回避)。没有申报项目

(属于直接利益冲突)的评审人还可能某个具体项目中有间接的冲突,如跟申请人是过去的合作者、论文共同作者、有学生或老师等关系。除了自己申报外,电脑还能通过检索排查出,因此项目展开讨论前,主席会让标明“冲突”的参会人回避。所以在会议中,离席回避的,上一个项目回避人员回归的,上厕所的,倒咖啡的在屋内川流不息,煞是有趣。

感想4:华裔教授很多。昨天晚上我请评审人员中的另外6个华裔教授去附近的中餐馆“峨嵋小馆”小聚一下。很久没吃到正宗川菜了,我点了个重口味的——毛血旺。结果整个晚餐就我一人吃着这又麻辣又内容独特的大菜,这帮同仁就只盯着什么糖醋鱼片、牛肉、海鲜豆腐之类的下口。看来到美国太久了,口味上也会“蜕化变质”的。

感想5:效率很高。两天的议程排得很满,但执行得井然有序,我们还提前结束了,没有我想象的那样——帮老同志在深夜步履蹒跚地扶着墙走出会议厅。
感想6:待遇要降低了。会议开始时NIH一名官员宣布了一个变化,本次会议以后,未来的所有NIH评审会将停止提供参会者饮料和糕点,如有意见可以向国会去提(因为是他们的原因)。全场一片哗然,大伙儿反应很是强烈,好几个人喊着要联名上书,说如果不提供这些下次不来了。我老人家当即也作出了(比大家更有意义的)反应——独自离席先给自己狠狠地拿了一大盘水果糕点。

(http://blog.sciencenet.cn/u/weijia2009)